

第十二回 管小姐巧用鬆鬆中著緊 卜公子強尋死死裡逃生

詞曰：

香香臭臭，暗把人心引透。涎縱垂殘，鼻雖熏破，卻不能消受。

慢誇郎溜，燙一燙，自要傷皮損肉。勸君罷手，休侍臨頭，呼天莫救。

右調《柳梢青》

話說張媒婆領了卜公子之命，推托不得，只得又來見管小姐說道：「我老媳婦，也曉得這段婚姻，未必遂小姐之心，也不敢只管來瑣碎小姐，當不得卜公子要打要罵，逼我來見小姐。」管小姐道：「我前日的話，已回得決決絕絕了，又逼你來見我做甚？」張媒婆道：「卜公子說，他愛慕小姐之極，只要成婚便死也甘心。他又說，這婚姻，原媒已央李太爺並許多親友做過了，求婚的詠雪詩，已蒙小姐當面親做過了。小姐若肯相憐，賜個吉期，更覺冠冕。倘或小姐不好說出，他即自擇吉日，親來贅入，諒小姐也沒本事趕他出去。」

管小姐聽了，大怒道：「他這些強橫無稽之談，只好唬嚇你老媒婆。我管青眉小姐，雖紅顏鬢，係一柔弱女子，卻眼睛認得人，胸中曉得事。況國有國之王法，家有家之禮體。我老爺官居二品，現任在朝，卜成仁雖是個尚書公了，也不敢輕戲於我，怎說自家便要擇日成親。想是他父子受享不過，定要謀反尋死了。媽媽你不要管閒事，他若有本事要尋死，只管請他來，我管青眉斷斷不怕！」

張媒婆見管小姐發話，忙說道：「小姐不要怪我，我原是不肯來的。」說罷，遂依舊來回覆卜公子道：「公子莫怪我老身多嘴，管小姐這段婚姻，我勸公子倒不如息了這個念頭罷。那管小姐不是個好惹的。公子若必要苦苦去謀娶，只恐怕終要惹出一場大禍來。」卜成仁道：「有甚麼大禍惹出來？」張媒婆遂將管小姐的言語，又一一說了道：「公子也要想一想，可做，便做做也好。若是不可做，再做他圖也好。若只管去逼，定然有些不妙。我老媳婦且去著。」遂辭了出來。正是：

莫要笑媒婆，於人識得多。

真心肯說出，斷斷不差錯。

卜成仁聽了張媒婆一席話，忽又驚得呆了半晌不曾開口。當不得強之良在旁攛掇道：「卜兄，你一個眼空四海的豪傑之士，怎被這老乞婆幾句話，就弄得沒了主意。且莫說她女子家不會殺人，就是個粗手大臂，慣於行兇的潑婦，你好好以禮去求婚，是愛她慕她，也不犯著觸她之怒，動她之氣，一時之間，便要殺起人來。」卜成仁道：「吾兄所論，最為有理。但不知目下可就行得？」強之良道：「目下管侍郎又不在朝，長孫尚又被逐而去，不知是躲了，不知是死了。兄弟年紀又小，擔不得風，抵不得浪，此外並無至親密友。青田只一個縣官，難道不奉承兄，倒去護她。我看管小姐毫無倚靠。正在此時，長兄若肯呆著臉，大著膽，半以情，半以勢，苦苦去求，定然有些指望。若誤過此時，管侍郎回來了，兄弟長大了，長孫尚或不死又中了，那時，縣公縱要用情，也要論理了，便萬萬莫想。」卜成仁道：「是呀，是呀。吾兄言之已明，不須再計，只得要行了。倘能僥倖，皆兄之賜，自當重謝。」

因擇了一個吉日，用紅綾寫了，竟不用張媒婆，但叫了八個家人與八個丫頭同送了去。送到廳上，只一個家人守廳。看見眾人，因說道：「我家老爺又在朝，我家小姐又不嫁人，你家公子送這吉期來作甚麼？」卜家家人道：「你不知道，我家公子與你家小姐結親，前日張媒婆已講明久了，你可收下。」老家人道：「既是張媒婆講明，就該叫張媒婆來收，為何張媒婆卻又不來？此乃婚姻大事，我一個下人，如何敢做主？」卜家家人道：「你既做不得主，可入去稟聲。」老家人道：「老爺不在家，叫我稟哪個？」卜家家人道：「就稟小姐。」老家人道：「小姐深居閨閣，我一個守廳家人，怎敢去稟。你們列位，都在大老爺門下，這些規矩難道不知？」卜家家人道：「你既不敢稟，我們著兩個姐姐自進去稟見你小姐如何？」老家人道：「這個使不得。」卜家家人果叫兩個年大的丫頭，拿了吉期帖子，入去親見小姐。

小姐見了帖子，因說道：「你家公子不讀詩書，不明道理，只靠是個尚書公子，便要使勢胡行。若要使勢胡行，也只好行於小民面上。怎我家老爺與你家老爺，同在部中為官，一個尚書，一個侍郎，官也不相上下，怎乘我家老爺奉欽命在外，就思量無媒無理，自家擇個日子，要強來娶我，何愚蠢一至如此。據汝奸人狡算，不過倚著縣公左袒。又欺我家公子年少，制他不下，可以任他強橫，希圖威逼成事，然後慢慢周全。誰知我管小姐，雖只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女子，卻薄薄有些膽智。看得恩仇分明，死生容易，決不等閒受人挾制。你二人可回去報知你家公子，就說我管小姐傳言與他，他若果愛慕我管青眉之才，可洗淨豪強，收心詩禮，候我老爺還朝再作商量，則婚姻未可知也。若聽信奸謀思量狂逞，只怕我之死期，即是他之死期，斷斷不能相恕！你二人去罷。」兩個丫頭領了卜成仁之命，還打帳說兩句款動她的話兒，不期管小姐早說得明白，說得決決絕絕，哪裡還敢開口。只得辭了出來，同著眾家人將小姐說的話與卜成仁知道。

卜成仁聽了，也有三分狐疑，卻自無主意，只得又來請教強之良。強之良道：「凡做事第一要膽。兄又要做事，又沒膽氣，做事疑疑惑惑，做來也不爽快，倒不如歇了罷。」卜成仁道：「我怎的沒膽氣。但久聞得這個管小姐為人，有些奇奇怪怪。她說來的話，不得不體察它個來歷。」強之良道：「誰教你不體察，就是我也未嘗不體察。但小弟體察管小姐話頭，總不出一個死來唬嚇你。她知你少年公子，若以道理與你講，你自然不聽；若以勢利與你抗，你自然不怕；若以情禮向你求，你自然不依；她曉得你富貴公子，只怕的是死，故獨獨以死來唬嚇你。」卜成仁道：「事急了，倘然認起真來，也定不得。你怎就拿定她是來唬嚇我？」強之良道：「凡事也要想想，你是個富貴公子，既然怕死，她是個富貴小姐，難道就不怕死？她若有本事殺死你，終不成她還能夠得生。她若不能自生，怎肯殺你，此淺而易見者也。她苦苦說這些你死我死的狠話，只不過要唬嚇你個不敢去親近她。況個殺人的凶事，就是你我奉了朝廷的旨意，叫去做劊子手，也戰戰兢兢下不得的手。終不成她一個小女子，倒有本事私自殺人。吾兄何等高明，怎不細細一想？」卜成仁大喜道：「說得明白。若不領教，幾乎被她瞞過。如今不必再議，到了吉期，竟大著膽子去做親就是了。」正是：

惡人已有十分奸，偏有奸人助其惡。

何曾遭害到他人，還是自家尋死著。

卜成仁因強之良剖說得明白，膽子又大了，遂不管著。及到了吉期，也不備聘禮，也不用媒人，竟自換了一身新鮮衣服，打扮得齊齊整整。等到黃昏，坐了一乘大轎，跟隨著二三十個家人，並一班鷹犬，燈籠火把，照得雪亮。又吃得醉醺醺罩著面孔，竟叫樂人吹吹打打，送到管侍郎府中來，又恐管小姐藏在閨閣內，說話不便，又叫前日服侍過管小姐做詩的四個侍婢，也過了來。

到得管府門前，不期管府靜悄悄，人影兒也沒一個。眾家人吆喝了一回。方走出一個老人家來，攔著大門問道：「我老爺又不在家，你們這些人，黑天暗地來做甚麼？」卜公子因有三分酒醉，問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」那老人家道：「我是管侍郎老爺府中看大門的老管家，賤號王奉橋。」卜成仁道：「你既管大門，看見我卜公子來做親，怎不開了大門迎接？」老人家道：「老爺進京時，只吩咐我看好大門，不許放閒人出入，不曾說，做甚麼親。你這人，我又不認得你是誰，我府中又沒人做親，怎敢黃昏黑夜，燈籠火把，結黨成群來吵鬧。莫非乘我老爺不在家，思量要做強盜麼！但這是縣城之內，比不得荒村野鎮，任你們橫行。」

卜公子聽了大怒，罵道：「老奴才，不要胡說！難道我卜天官老爺家卜公子，你就認不得？」老人家道：「莫說不認得，就認得你是卜天官老爺家的公子，我奉我家管老爺之命，看守大門，也不敢黑夜放你們進去。若說做親，一發不中聽。大凡做親，男家必有媒人說合，女家定是尊長主婚。擇日安排筵席，請下親朋歡迎喜接，才像個模樣。哪有個老爺在朝，家裡無緣無故，忽然做起親來之理。就是愛親做親，兩家圖省事，也須叫媒人暗暗通知，茶也備一杯。怎胡胡塗塗，擁了一陣人來，賊頭賊腦往府裡亂闖，不是強盜，卻是甚人！」

卜成仁聽了，更加怒罵道：「老奴才，還要胡說！我卜公子來與你家管小姐結親，自有媒婆老早通知，你這看門的老狗，如何曉得？如此多言多語，本該痛打一頓才好，姑念吉期，今日饒你。」因喝眾鷹犬道：「還不快將這老奴才趕開！」眾人聽了，忙將老人家推在半邊，竟燈籠火把，鼓樂喧天，將卜成仁擁到堂上，吹吹打打鬧了半晌。及往穿堂後一望，卻靜悄悄，沒些動靜。卜成仁見管小姐全不招架，只得叫帶來的四個侍妾，提了四盞紗燈，入去報知。

四個侍妾走到後廳樓下，只見廳內早已燈燭輝煌，點得雪亮。管小姐卻正在廳後簾下，擁著一張書案而坐。書案上點著兩支明燭，明燭下卻放著一把明晃晃的寶劍。看見四個侍女走到面前，就先問道：「你家公子來了麼？」四個侍妾答應道：「已來在外廳。因未奉小姐之命，不敢擅入，故著小婢們先來報知，求小姐明示，不知可敢進見？」小姐道：「既要來見，哪有個不見面之理？既要尋死，哪有個刀在一處，頭又在一處之理？快去請你家公子入來！」

四個侍妾見管小姐說話厲害，大家驚慌慌，不敢再開口說話，只得復走出來，報知卜公子道：「管小姐今夜的面孔，與向日面孔大不相同。」卜成仁道：「怎不相同？」四個侍妾道：「向日是文，今日是武。面前案上又擺著一口耀眼錚光的寶劍，好不怕人。公子要進去，也要拿出個主意來。」

卜成仁因有了強之良先入之言，拿定了她捨不得自家與我拚命。轉笑嘻嘻說道：「丫頭們，怎這等膽小。」因吩咐眾人在外廳伺候，自卻叫四個侍妾，將燈引路，竟走到後樓廳上，就要請小姐拜見。青眉小姐早隔簾瑯瑯說道：「且請公子坐了，將前後事說個明白，再相見也不遲。」因叫四個僕婦，移了一張交椅，放在簾外，請他坐下。四個僕婦就立在兩邊。又有一個侍妾，送上茶來。

卜成仁見從容有禮，一發大膽。因說道：「婚姻大事，造次相求，得蒙召入，感激不盡。」言還不曾說了，早聽得管小姐在簾內，將寶劍在案上拍得嘩喇一聲響，遂大聲罵道：「卜成仁賊畜生，我與你前世有甚冤仇！你今世苦苦來害我性命。」卜成仁聽了，忙分辯道：「小姐莫要錯會了來意。我卜成仁苦苦來求者，原是愛慕小姐，欲見無門，故不得已而為此急計。小姐怎麼說個冤仇害你性命？」

管小姐又罵道：「賊畜生，你一個驢馬，又不讀書，如何得知道理。不與你說明，你死也不服。就是民間一個貞女，若要從夫，也必待有禮。若一禮不具，雖拆獄訴訟，亦不肯從。何況我一個侍郎閨秀，存心賢懿，結想名媛，焉肯等閒受辱於囊酒袋肉乎！今我見你這畜生，東嚙西吠，徒現了一番禽獸之形，於我袿裙無礙。然我管青眉閨閣清幽，未免遭玷，若不痛斬汝首，則此恨怎消！」

卜成仁只認做是嚇他，因說道：「小姐若是這等說，便差了。我卜成仁縱不好，也是個吏部尚書的公子，難道一毫禮也不備，就指望米做親。只因前番苦苦相求，米蒙慨允。故不得已，乘此機會，行權以合經。俟今夜成親之後，明日即當補上千金之聘，斷不敢食言。」管小姐聽了，愈加大怒道：「你這樣不知香臭的畜生，與你說好話，你也不知道，只合殺了，以消暴戾之氣！」因將寶劍又在案上一拍道：「已做冤家，也說不得了，媳婦們快些替我拿下！」簾裡只傳得一，外面的四個僕婦走近前，將卜成仁掀倒在椅上，動也動不得一動。管小姐看見外面掀倒卜成仁，方手提寶劍從簾裡走出簾外來，指著卜成仁大罵道：「賊畜生，你想要成親麼！且快去閻王那裡另換一個人身來。」遂提起寶劍照著當頭劈來，嚇的那跟來的四個侍女魂都不在身上。兩個慌忙上前，拼死命的將管小姐抱定道：「這個使不得！」那兩個就抵死的撐開了。四個僕婦道：「公子還不快走！」

此時卜成仁已嚇倒在椅子上，連話也說不出。虧得侍女撥開僕婦，方得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嚇殺，嚇殺！都是老強誤我。」竟往外跑。管小姐看見卜成仁下階走了，急得只是頓足，要趕來，又被侍女攔住。只得將寶劍隔著侍女，照定卜成仁虛擲將來。終是女子的身弱，擲去不遠，早噹一聲落在階下。卜成仁聽見，又吃一驚，早飛一般跑了出去。跑到外廳，眾家人接著，見公子形容失色，話說不出，知道吃了苦。都湊趣不再問，竟抬過轎子來，請公子上。只用兩個燈籠照著，飛一般的抬了回去。正是：

來何有興去何羞，莫怪他人是自求。

若是行藏皆合禮，錦衣公子最風流。

眾家人見主人沒興回去了，只得領著四個侍女，也悄悄來家，其餘燈籠鼓樂，自覺無趣，也漸漸散了。管小姐方吩咐老人家看好門戶，與兄弟管雷說笑。管雷道：「兄弟看見卜成仁走起來，昂昂然坐著，恐一時遭他未動，心下也鶻鶻突突。虧姐姐有本事，只一番做作，竟將他嚇走了。只怕此後也不敢再來了。」管小姐道：「這卜成仁，為人貪淫無已，又信人挑撥，怎麼不來。除非我死了，他方能得斷念頭。但他再來，我自算計。」只因這一算，有分教：假福真禍，名死實生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